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三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翟公巽（若璩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藂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註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黄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黄老

謝承父嬰若璩按三國志吴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煚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煚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宫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漢尚書作詔文見周禮注尚書郎

乃令中書舍人見通典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近聞人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明永樂間揚州刋本初郃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黄瓊謂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若璩按高忠憲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凋三光敝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閒猶黄閒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為鷴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讖文改樂為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

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若璩按范蔚宗已謂潛夫論足㠯覲見當時風政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喑啞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若璩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譌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龎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雅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若璩按鄧隲梁商雖外戚皆賢史稱隲辟楊震於幕

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黄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縣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若璩按于禁斬平昌豨時豨已降源懷劾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别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荅王修教曰掾清身潔已歴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

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終字僰道有張帛

劉攽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覩南匈奴論棄薉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黄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

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若璩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

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若璩按何屺瞻曰宋書天文志云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

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

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世

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

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

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

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宫春秋之法

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壽筆

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州作若璩按降箋實出郤正手

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

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弑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若據後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疑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

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黄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若璩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宫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㲀舡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

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栢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若璩按鶴以鍾皓之孫繇亦然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

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

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若璩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齮齕巨姦之鋩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爲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

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若璩按正即貞宋避諱故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

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酆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之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荆州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

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

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録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skirt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劒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

謂豊城二劒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録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顔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録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説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貞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説

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
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廄馬充多潘
尼為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
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
箴也蓋誤以二事為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
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

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

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横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

謂知天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顗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碯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

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考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近世賈妃之册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若璩按壬辰為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封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棊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棊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棊然二玄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若璩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棊愈是謝）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若璩按澹先已與謐齋冊詣姑孰）持冊於劉裕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與忝乃祖一陶）

淵明而已　若璩按紀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于周二章隱于戰國顯于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

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兹厥初初正指在漢
初而言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
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爲淵明祖按晉書
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思和千里之語合岱則
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
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
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若辯之
與近日傅占衡永初甲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
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
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
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指此爲
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
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
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桓玄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

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汚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述箕子云

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穎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濟北氾稚春謂氾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氾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

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若璩按淵明十題甲子自庚子始歲自

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

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若璩按風俗通義劭祖彬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

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檄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苻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若璩按此

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

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内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盛武都王何校本云王疑作氏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

一誤若璩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錫元板作賜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柹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

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勑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若璩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

均草本紀世家畢唯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

宋周朗有櫝帶實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説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

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藴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顔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

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

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諌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懐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若璩按謂北史非北齊書蘭艾混殽甚矣長賢徵之父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　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

勳也煬武之立素勳之力也其子若璩按歆業勳之孫欲撲其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

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孝仲信壁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若璩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洵然然則通鑑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云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若璩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

具見先見隋書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若璩按魏書北史並云絶言垂將一紀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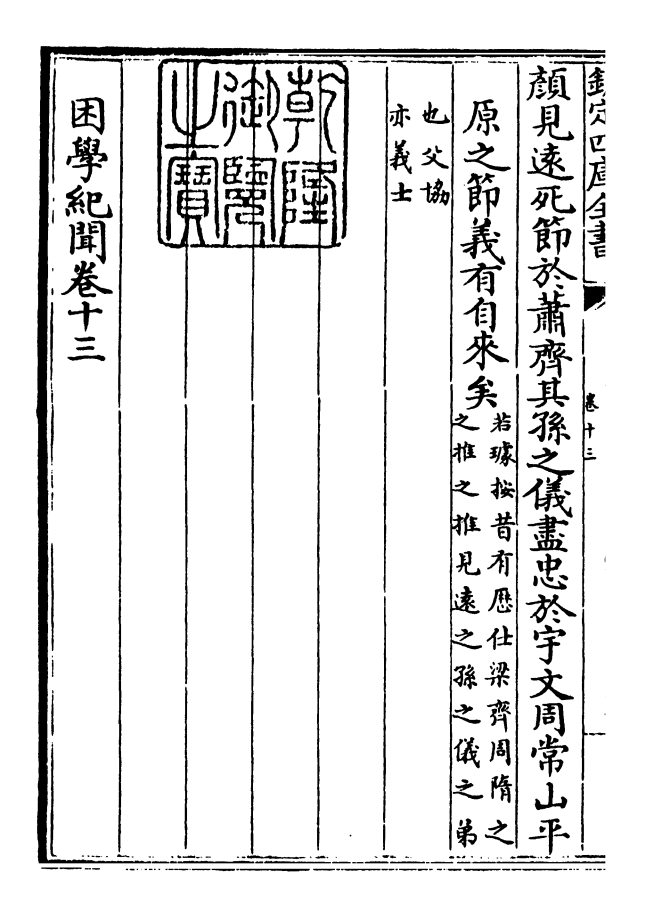
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謡也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舍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龎悳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

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逭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顔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若璩按昔有歷仕梁齊周隋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困學紀聞卷十四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

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内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若璩按了齋陳瓘號云顔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集古錄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换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盖獨顔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嘗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

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闕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芸𤩽按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穟鄭伯克

段于鄗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若璩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

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錄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若璩按唐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

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若璩按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

牒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晁至令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贓堅以刑人之啗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姪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若璩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

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謂元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椽之黨歟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

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

庠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　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譏庠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譏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説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

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閒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説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説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考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葢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翱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庵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
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歷十
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
改放翁所記蓋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
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東宮畫

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宫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為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

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為賢若璩按今欒城應詔集韋賢賢正作質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若璩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若璩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霓裳羽衣曲仄韻長律登第者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垕一人若璩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錫李垕制科出身官終著作郎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顔子不貳過制舉

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若璩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

者別院供餼見鄴侯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員俶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叙其家世云夐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

名歟當考若璩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詢傳唐尚詩歌而舊新兩唐書無韋應物傳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内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誇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

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若璩按唐藝文志有王倹弔荅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專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録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謟祭㠯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内愚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顔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若璩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潏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栢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

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若璩按癸丑冬薄游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憂王寺扁尚存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若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特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謚好言唐朝士族閥諱行録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録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為後録五卷

温彦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稘矣出説文引虞書稘三百有六旬李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賜若璩按今本作儩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

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答問

李翱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

所草李微之（若璩按微之名心傳井研人舜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為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按光堯高宗尊號）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若璩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縱二后並配當

行於開元四年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眞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若璩按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顥然亦各有本

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考異引中嶽真人劉君碑云廬鴻撰無一字

考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令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若璩按胡三省通鑑唐紀注令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勑斷來章則閤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嵇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此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

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若員半千詩用之

琢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顔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禄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隆為沈約也若璩按宋書傅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録雜報數事内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内有開元録一書祖宗

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若璩按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若璩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邵智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共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衮皆擢第衮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見昌黎集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見白樂天集若璩按亦見本人集狀中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若璩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

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埛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予不荷其滜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顔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

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
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
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
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
充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
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
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
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疏唐史

不為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内以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丘茅夷指為複姓又不勝其

謬鄭樵謂竇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受金事未詳若璩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而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虯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何屺瞻曰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誣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韶之懼

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為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若瓛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故曰弒君之賊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猶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

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獘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
排韋昭盛沖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武
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
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

取之 若璩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

張文潛云節度之强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

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若璩按見程俱房太尉傳後論）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户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户）

顔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衮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

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畧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𤣥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𤣥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歳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韓某是歳朱氏簒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歴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若璩按王氏晚歳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為實録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

之司空表聖乞涵求云　慶歷當作景祐　蓋

龐籍為漕時奏上侄詩始得官其裔孫也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常衮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在大歴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椅在其前若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為福建觀察使椅

王福畤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

相類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奬弒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㦸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若璩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大宗貞觀二年以裴䖍通弒煬帝猶削爵流驩州父子刑賞殆判若天淵矣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朝野雜記曰西漢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户口率以十户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為五十八口

有奇可準周之中次_{其說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歳大均天下之田考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

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歷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為圖以賜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

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若璩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吕南公為文頌之

兎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兎

園名其書馮道免園冊謂此也若璩按宋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為虞世南何也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

質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若璩按王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為人臣為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若璩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顧李珽曰何謂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

按五代通録李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黄小黄五代史記改小黄為下黄誤也當從通録

困學紀聞卷十四

困學紀聞卷十五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

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蓺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勅命而曲筆況可覬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寘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録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録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

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若璩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為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孫公談圃　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則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

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若璩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名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

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己未改元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敵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初召洪君疇按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待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毅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

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若璩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閣學士只于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遂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眾以續此編者余極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　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勲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葢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若璩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葢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葢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若璩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鶴山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對策）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誡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别録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

元（右璩按寧宗初即位乙卯改元）之黨黄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舂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畧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二表皆載於文鑑）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敵敵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敵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

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為灤河為名以居之按貫耽說西

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慶歴錢明逸彦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若璩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玉海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歴二年六年皇祐元年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彦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

乾道若璩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

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龜鑑論蘇明允任相論

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獘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

官堂白手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蠢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荅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寛是以不免為具眼者

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獘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請康至樞

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黄游若論事為

樞筦者字載德寵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

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

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

初階非歷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敇雖引疏

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阼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内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内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閤門祗候内侍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紹熙若璩按光宗初即位庚戌改元中譙熙載自遥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

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睪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淳祐（按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焴不草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秉）後圃希魯曰亭沼麤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

名節非素修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寛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

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慼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光堯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按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

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胄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雜記載開禧若璩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其

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
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閲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黄霸蓋寛饒字
高宗閲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
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
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絶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
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絶乎又蕭衍篡齊

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

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若璩按宗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紹興建儲欲更名瑋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若璩按孝宗本紀漏音字蓋唐昭宗名曄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揜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

葛文康勝仲與王𦑣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

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犍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潁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

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内踈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已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説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濳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説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

若據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旨閒目報罷則謂慶歷後云云者恐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二若據按二當作大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若據按東坡止對不可撓獄市為曹參不及謝安止對錢貨輕重之相權為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虎也尤誤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若璩按時辛棄疾亦主戰余謂此即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死生國讐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潘辰評都無一是者也

呂文靖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為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若璩按皇當作宗遺詔下謂之遺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籤判

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

唐内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

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藴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别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

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若璩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富文忠公出使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顧思敵國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

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反以為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敵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鑑也李鄴以越守降敵而

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誠之嘗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若璩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然考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黄三姦則中原可復讐恥可雪釆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賛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夬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

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誇者死權紹興之秦紹定若璩按理宗在位四年戊子改元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為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榷為不可若璩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名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曰吾覩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

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嶷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為國守者蓋杲卿真卿二顔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為郡江西惟凡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

而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秦檜仲山之撰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若璩按為理宗景定四年癸亥

襄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若璩按唐書王似為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似貪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與襄陽事絕類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黄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杰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

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覩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

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諆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人欽宗時官左正言〈臣〉[illegible]〈謹按肅沙縣〉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宫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正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

學校之事槩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

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覩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溉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若璩按宋史曩氏上有郭字世家南平非夷族溉作滋閩人香作醬過於眉邛間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篋箍桶安郭曩氏及篋安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

困學紀聞卷十五